



枫译丛

Tant pis 失控

François Barcelo

[加] 弗朗索瓦·巴瑟罗 / 著

肖林 / 译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
魁北克年度十大优秀小说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失控

Tant pis



François Barcelo

[加] 弗朗索瓦·巴瑟罗 / 著

肖林 / 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控 / (加) 弗朗索瓦·巴瑟罗(Francois Barcelo) 著 ;
肖林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7.1

(枫译丛)

ISBN 978-7-5507-1776-3

I. ①失… II. ①弗…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0173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19-2016-011号

Tant pis

François Barcelo

Copyright © VLB éditeur, 2000, Montréal, Canada

All rights reserved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Nous remercions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de son soutien
pour cette traduction.

失控

SHIKONG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陈少扬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133493
印刷 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08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
定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序

我在黎塞留河上的圣安托万生活了15年，那是一个只有1500个居民的小村庄（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我建议大家最好先在自己的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查查相关的地图，以了解故事发生的地点）。

从1983年到1998年，我住在黎塞留河边的一栋房子里，它不可避免地会给我启发，让我至少要写一本小说。

《失控》的灵感就是这样来的：

很多年前的一天，人们告诉我，来往于黎塞留河两岸的渡船断了牵引钢缆，随着河流漂走了。当然，没有漂得太远，因为很快就在河边搁浅了。

于是，我想象有一条渡船，脱离了牵引的钢缆，又没有导向的舵，结果一直流到圣劳伦斯

河，接着又继续往前漂。

我选择了来往于圣罗什和圣乌尔之间的渡船，因为来往于圣安托万和圣德尼之间的渡船不可能漂得太远，下游几公里处就有船闸，能把渡船拦住。

渡船“脱缰”，被流水带走（这也是现代魁北克的隐喻），这一奇特的险遇似乎也给了我同样多的启发。让这条渡船漂流得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远，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机会让有人口居住的魁北克的一大部分成为小说的背景，因为80%的魁北克人都住在圣劳伦斯河沿岸的河谷里。

我承认，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事先没有提纲。写了前几章之后，我遇到了一些没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漂走的渡船上的两个乘客话不多，我在想怎样才能把他们写到至少100页。这时，我想出了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我希望，你们会跟我在创作时一样，发现这第三个人物很有趣。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小说将跨越语言障碍和国界，可当我现在重读时，我发现它可以用来介

绍当代魁北克，因为它反映了20世纪末魁北克的地理、政治、文学，甚至军事的现实。

而且，我是在1995年全民公决（当时魁北克差一点点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失败之后才想起写这本书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首先是我，都希望赞成独立的人能够胜利。所以，在失败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都陷入了所谓的“公决抑郁期”。

也许因我个人小小的情绪低落（幸亏时间不长）而产生的这本小说，其幽默往往很犀利。加上魁北克的选民一有机会（1998年），就赶紧重选了一个独立党政府。

我希望今天的中国读者在这部小说中找到的更多是乐趣；我也希望他们能跟我一样，感谢胡小跃先生让他们能够读到这本小说。

弗朗索瓦·巴瑟罗

2016年8月

目 录

一条河	1
一艘渡船	6
一本书	30
一个挠钩	44
第三个人	71
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	100
车尾厢	106
三条鱼	123
一个港口	142
一城，一岛	152
一个小丑	164
一场洗澡，然后是一头鲸	169
一个蜂箱	178
一只短毛猎犬经过那里	186
室外烧烤	189
又出现了拉布拉多	207

一条大的，也许	223
外加一条鳕鱼	231
一场威胁	240
一艘崭新的渡船	244
译后记	253

一条河

(引子)

黎塞留河徒有其名，人们都用阳性名词称呼它，而从不用阴性名词。人们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首相的性别，还是因为它确实宽阔得像一条大河^①？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它从南向北，从尚普兰湖一直流到圣劳伦斯河。可以从那里坐船经蒙特利尔到纽约，而不用从大西洋绕一大圈。长期以来，它是旅客和商人不可代替的水路。但自从有了铁路和汽车，它便成了休闲航行的河道。

① 在法语中，小河为阴性，大河为阳性。黎塞留 (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1642) 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及天主教枢机，波旁王朝第一任黎塞留公爵被誉为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齐名。此名法语原意为“富饶之地”。

很少有河流像它这样在短短几百年间换了那么多名字。法国人到来时，它被叫做易洛魁河，因为它是一条天然的界线：西边是易洛魁人的领土，东边是阿贝纳基的领土。^①

1642年，法国人在河流的支流和干流汇合处建立了一个要塞，取名为“黎塞留要塞”，纪念在那一年去世的黎塞留红衣主教。所以，这条河也被叫做黎塞留河。

后来，一场大火烧了要塞（是易洛魁人干的。没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擅自改变他们的河流的名字，这也许惹火了他们），于是这条河又重新叫做易洛魁河。

但好景不长，从1660年起，法国人开始沿河修建一系列小型防御工事，还是为了阻止易洛魁人，其中一个小堡垒叫做圣乌尔要塞，于是这条河又被叫做圣乌尔河。

它本来也许会一直这样叫下去，但1672年，一个叫雅克·德·尚布里的法国军官在圣乌尔要

① 易洛魁人和阿贝纳基人均均为北美洲印第安土著。

塞附近获得了一块封地。结果，这条河和这个要塞又以尚布利的名字来命名。与此同时，在圣劳伦斯河河口，另一名法国军官也获得了一块封地，于是，两地之间的这段河流就叫做索雷尔河，有20来公里。从圣让（距圣乌尔40公里）到尚普兰湖的那一段，人们喜欢把它叫做圣让河或尚普兰河。

最后，到了19世纪中期，“黎塞留河”这个名字才固定了下来。可又过了一百多年，加拿大地理委员会才同意将它作为这条河的正式名称。

黎塞留河下游有三家私营的小渡轮公司，这些渡轮来往于圣乌尔、圣罗什、圣德尼、圣安托万、圣夏尔和圣马克（所有这些村庄的名字都有同样的形容词——“黎塞留河上的”，除了圣乌尔，它根本没有这个形容词；圣罗什则有所变化，叫做黎塞留的圣罗什，因为它属于黎塞留伯爵领地）之间。人们把这些摆渡的船叫做渡轮，老一辈人喜欢把它叫做渡船，而摆渡人几

乎都是男性。

所谓的渡船，是一个金属平台，架在两个浮筒上，两头各有一块板，放下来可以让汽车上船（最多可以运六辆汽车，如果全都是小汽车，则可以运八辆）。渡船的后侧，有一个悬伸的船舱，差不多有整条船的三分之一长，坐着驾驶员，驱动涡轮的柴油发动机也在里面。黎塞留河的渡船由一根装着滑轮的钢缆导向，钢缆横跨河流，这样渡船就不会偏航了。当然，除非钢缆断了，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渡船一早就开始工作，直到夜深，周末营运的时间就更长，但它没有固定的时刻表，因为一有车来到岸边，或者摆渡人看到对岸有人在等渡船，他们就会去接。

冬天，当水面开始“变厚”，也就是说，河面开始冰冻的时候，渡船就停止服务了。几天后，河面就覆盖了一层冰。当冰厚得可以站一个人时，人们就在冰上凿一个洞，把水抽到河面，这样，冰层会结得更快，因为更多的水遇到了空

气。很快，就可以开车过河了，“冰桥”上插着小木桩当标志，一直延伸到远方。

可惜，这样的“冰桥”只剩下一座了。圣罗什和圣马克的河段已经没有“冰桥”，因为河两岸的村政府都不愿支付维修费和保险费。保险是少不了的，万一车辆过“冰桥”时出事呢？

如果这本书要向谁致敬，那就是圣安托万和圣德尼的村民们。他们每年冬天仍继续让黎塞留河谷的最后一座“冰桥”保持通畅。

一艘渡船

奔驰轿车在圣乌尔轮渡的坡道中间停住了。倒霉，没有渡船。

不过，离得不远。而且，汽车驾驶员发现，渡船还在动。他还担心午夜之后渡船不开了呢！河中间，渡船的两端各有一个白色的灯泡，随着微小的波浪摇晃着，显示了渡船的方位。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它会来圣乌尔这边呢，还是去另一边？观察了好一阵之后，马丹·盖尔丹发现渡船是朝他这边来的。河水冲击着它，但它有钢缆拉住。起初，它朝右边漂去，但已经越过河中间，开始慢慢地往左边漂。

尽管如此，马丹还是闪了闪车灯，与其说表示着急，不如说是表示自己的存在。渡船肯定没有加速器，否则怎么开得这么慢。

马丹以前只坐过一次渡船，那是在11月初，

傍晚时分，而且是反方向，即从圣罗什到圣乌尔。开渡船的人——总不能把开动机器、到了对岸就停下来的人也叫做船长吧——让他生了一肚子闷气。

渡船已经离开岸边好几秒了，这时，圣罗什的斜坡上下来一辆小卡车，司机长按喇叭，想引起人们的注意。让马丹大吃一惊的是，渡船竟然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倒船，去接迟到的那辆卡车。“真像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他叹了一口气。再落后、再不专业的轮渡服务至少也要遵守规则啊！船一旦开了，那就开了，不能再回头。假如乘客到机场晚了，而飞机上还有空位，飞机也得回头，那谁还会坐飞机啊？这是明摆着的事。

渡船靠岸了。时间已经不早，马丹没有关掉“奔驰”的发动机，想让车里的空调继续运转。他喜欢这样，甚至天冷的时候也如此。不管周围是多少度，这辆奔驰轿车的空调始终保持理想的温度：21摄氏度。不高，不低。

渡船上没有乘客，也没有车辆。船工（是的，为什么不能叫他船工呢？如果他是公务员，可能就叫服务工。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他不是公务员）推动手柄，放下船前的跳板，形成一条坡道，就像是中世纪城堡的吊桥。它在这条有点中世纪色彩的小船上起着类似的作用。

马丹用脚尖松掉刹车，挂上空挡，“奔驰”自动往前滑去，差点轧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骑车人。此人不知什么时候冒失地溜到了车子的右边。

“笨蛋！”马丹心想。他怀疑自己比法律允许的范围多喝了一点。现在不是时候，千万不能轧到骑车人，尽管那个人的自行车既没有灯也没有《道路法》要求的折射反光镜。其实，没有一个汽车司机读过《道路法》，更没有人遵守。万一出事，该由谁来负责呢？汽车司机。尤其是当他酒精超标的时候。而骑车人——往往都已经被撞死，活着的非常罕见——从来不会被送去酒精检测。难怪，发生车祸后逃逸的人越来越多。

撞了骑车人的汽车司机，如果不是愚蠢到极点，只须逃离事故现场，把汽车扔到什么地方，回到家里，报警说他的汽车刚刚被偷，然后不慌不忙地在家里喝一杯——独自喝，或者跟太太一起喝——如果他有太太，而太太又怕丈夫被送进监狱，从而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警察对此将毫无办法，除非有人在犯罪现场，不，事故现场，看清了汽车司机，而不只是看清车辆。

马丹踩住刹车。他觉得车子已够往前的了，因为已经到了渡船的正中。可是，船工——或者说是看守发动机的人，叫他发动机看守者恰如其分，因为他的任务就是看守发动机，没别的——消失了，总之，不在那儿，不像那天傍晚那样示意他再往前开一点。

马丹扫了一眼后视镜，因为发动机看守者完全可能在指挥另一辆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本没有别的汽车，或者说看不见别的车灯。渡船上只有他这辆“奔驰”。

嗨！他往后看的时候，一定是不由自主地松